

| 關注：香港文學

| Concern: Hong Kong Literature

# 畸形地方： 話說香港文學

(三)

## Distortion Place: Words on Hong Kong Literature

Text by 陳國球 (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)

Image courtesy of 侯俊明工作室

「香港文學」的故事難說嗎？事實上已說的故事還真不少。有的傳錄舛訛，有的作意好奇；各取所需，各暢其論。這裏不打算再編造一個完整的故事，而以兩個可供思考的詞語作切入點，略以史事詮釋，從不同的管道展示理解「香港文學」的可能。

### 畸形

香港的漢文書寫活動，如果以現代的印刷方式流通作為依據，其實頗為先進；例如 1853 年 8 月創刊的《遐邇貫珍》，是華文期刊草創期中最早用鉛字排版的出產品之一，由香港英華書院出版。創刊號〈題詞〉說：「創論通遐邇，宏詞貫古今」，又說：「一氣聯中外，同文觀治平」，已經顯露其中西碰撞的意義。刊物內容除了宣傳基督教義，又有介紹近世政制、科技、地理、環境衛生等；近於文學範圍的，有如《伊索寓言》、彌爾頓 (John Milton) 詩等的摘譯；更有遊記散文如〈琉球雜記述略〉、〈瀛海筆記〉、〈日本日記〉等。

這部分或可視為香港文學萌發的雛型。及至 1919 年北京發生「五四運動」，而香港英華書院同年出版期刊《英華青年》，其〈發刊詞〉說明宗旨是：「溯自歐風美雨，飄灑東亞，新舊思潮，澎湃盪漾，思互相融合，以成一種文明偉大之學問。」其取向就與中國內地新思潮以革命方式推翻傳統文化不同。怪不得 1927 年魯迅來香港演講，會有不快的感覺，認為封建文化與殖民統治，沆瀣一氣。他大概不知道他心中的在地守舊文人，持論並沒有想像中的偏狹，反而讚揚他來訪「無異航行之星火」，「有益於後學」；唯盼「新舊之學，必有同時發揚光厲者」（觀微〈學者演講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，1927 年）。這與稍前羅禮銘的長文〈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〉（1924 年），主張「不新不舊，不欹不偏」，屬於同一思路。

香港的「不純」，讓中國內地許多以「進步」為尚的知識份子看不順眼。比如 30 年代南來的左翼文人石辟瀾，其對香港的觀感是：「外面披一件摩登漂亮的大衣，而內面卻是一套長衫馬褂」，香港學生沒有投入時代革命，「看的是張恨水《啼笑因緣》、張資平的「三角戀愛」小說，欣賞電影《白金龍》」。在他眼中，香港就是「一個畸形發展的商業社會」。（〈從談風月說到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〉，1933 年）茅盾在 1938 年初到香港，也認為「香港，是一個畸形兒——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的精神生活」。（〈在香港編《文藝陣地》——回憶錄二十二〉）馬耳當時也說：「提到文化，這兒卻是一個奇怪的地方。香港住的『華民』讀不通英文，但似乎也讀不通中文。」（〈香港的文藝界〉，1940 年）

1997 年香港由英國移交中國之際，藝術家何慶基為香港蜚民祖先——鮫人盧亭——招魂。這種活在南海邊緣的水陸兩棲怪物，正是「畸形」香港的原型。今天看來，香港文化的生命力，源於它的「畸形」；它不守於一，總是「不純」、「不馴」。或者，「香港文學」是鮫人一顆一顆的珠淚。

於是我們見到：在香港唸皇仁書院時已經高唱無政府主義的袁振英，受胡適邀請在 1918 年的《新青年》寫〈易卜生傳〉，得陳獨秀賞識，參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；

同樣曾受港英殖民地教育薰陶的鷗外鷗，可以在1936年寫出〈軍港星加坡的牆〉、〈古巴的裸體〉、〈第三帝國國防的牛油〉這麼凌厲又開闊的詩歌。

還有以小說《地的門》（1961年）、詩歌〈旗向〉（1963年）對殖民文化統治提出抗議，以《慾季》（1984年）、《旺角記憶條》（2015年）挑戰生死愛怨的崑南——一位創作超過一甲子的孤寂少年、浪蕩壯年、暴風熟年。

又有穿越雅俗，令當代文學史由不知所措到倒屣相迎的金庸，筆下不乏文化政治隱喻的人物形象，例如迷惘於民族「大義」的喬峰（《天龍八部》，1964-1967年）、在夾縫中活出古惑的韋小寶（《鹿鼎記》，1969-1972年）。

惹人注目的更有陳冠中的「半唐番」雜種風格，既能編摩登雜誌《號外》（1976年-），又可以寫《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》（1982年）；再打造《盛世：中國二〇一三年》（2009年）、《建豐二年：新中國烏有史》（2015年）。

這些「畸人」、「畸寫」，不正正說明莊周所云：「畸於人而侔於天」嗎？

## 地方感

2019年6月，香港噴發出一段刺鼻而催淚的歷史，別有一番濃烈的「地方感」。這感覺將會以哪種文字去承載，現在還不知道。無論如何，「地方感」（sense of place）是理解香港文學的重要途徑。

現在被視為「香港」的地理空間，本無定名。日居月諸，活在這島與半島之的——不管是蜑族、客家、福佬、粵人，予土地河川以喜怒哀樂、恩怨愛恨，香港就成了大家的「地方」。把感覺書之於文字，就是「香港文學」。當年謝晨光臨摹十里洋場，寫成《加藤洋食店》（1927年），H埠灣仔的生命就同時開展了。這生命沿著張愛玲的《沉香屑·第一爐香》（1943年）、黃谷柳的《蝦球傳》（1947年）、董啟章的《地圖集》（1997年），到馬家輝的《龍頭鳳尾》（2016年），愈加煥發。好比維多利亞城的東岸，經李育中在1934年的生態書寫（〈維多利亞市北角〉），馬朗1957年的如夢寫照（〈北角之夜〉），也斯1974年的冷眼觀物（〈北角汽車渡海碼頭〉），陳滅2004年的超越虛無（〈北角之夜〉），北角就成了情之所鍾的「地方」。

香港的地方感，又寄寓於看似平凡實卻詭譎的名號：「我城」。「我城」之面世，正如西西的小說《我城》，先是一天一天的連載（1975年），然後有先後版本流變（1979、1989、1996、1999年），漸次具體成形，為人所知、為己所感。過去華民教育主力營建「家」與「國」交付給「我」的倫理。由「我」而「家」，其關聯確是可知可感。然而「國」之魂魄，尚在虛無飄渺中，在實際生活中更不可憑靠；島與半島上的居民，原來是「只有城籍的人」。這驚人的發現，據說始於上世紀70年代；其進一步的體認，卻又在「我」與「家」與「城」之外的「（英）國」與「（中）國」忙於爭拗的80年代。只具備「城籍」的居民，意識到這是一座「浮城」。

關乎這座「浮城」的畸事奇聞，縱橫開闢；於是，西西依《聊齋誌異》的體裁，借鏡於馬格列特的超現實幻影，寫出本土正史《浮城誌異》（1986年）。為「我城」誌異，當然不是求巧尚趣，而是非常嚴肅正經的名山事業。這好比一向越界穿梭的也斯（《越界書簡》，1996年），也曾以一系列的《聊齋》詩來書寫「我城」（1999年），在尋幽於歐洲修道院時又以《詩經練習》（2006-2012年）把「我城」與異域及傳統作並時連接（〈與傳統共商量〉，2002年）。西西與也斯兩位香港文學巨匠，視通萬里而思接千載；而繫心牽腸所在，還是這個「地方」。

「我城」的地方感因歷史轉折而生，亦隨著歷史波動而異化、幻化。寫過《傷城記》（1998年）的潘國靈，在〈城市小說——不安的書寫〉（2006年）一文，羅列了亦舒同名小說《傷城記》，以及毛孟靜《危城記》、黃碧雲《失城》、心猿《狂城亂馬》、東瑞《迷城》、王貽興《無城有愛》、馬家輝《悲哀城》等等。當然，「城籍」的稽覈，更有董啟章的《V城系列四部曲》（1997-2000年）；其生發的意味，又見諸陳智德之由《解體我城》（2009年）到《根著我城》（2019年）。這些可依時間序列而逐一剖析的「諸城紀」，銘刻了種種寓言、重言、卮言，以至誓言、戲言、妄言；蘊蓄著無法計量的「地方感」。

今朝，「我城」的地方感，如浪奔浪流，都到眼前來。土地上的徬徨、焦慮、憂傷、抑鬱、悲憤、怒火，傾瀉無餘。天雨粟，鬼夜哭，月明滄海；唯有文字可以承載這份濃情。未來的香港文學，將是見證。



### 陳國球

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，文論研究中心主任。前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、中國文學文學研究中心總監。著編有《香港的抒情史》，《香港文學大系》（十二卷，總主編），《抒情的現代性》（合編），《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》、《文學如何成為知識》、《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》、《文學香港與李碧華》（編）等。



《盧亭》最初版本是侯俊明香港回歸之際的創作，透過民間的人魚傳說，對應港人對97回歸的不安和畏懼，而多年以後《盧亭》（2014復刻版）雕版則是為雨傘運動所做，血紅色的雕版，狀態也是若有似無映照今日香港。